

往事如昨

木棉花开

——忆父亲程树荣烈士

柳文东 程宏

去年春节,受91岁母亲的委托,我到海南——父亲的牺牲地,祭奠在试飞中壮烈牺牲的父亲——原海军航空兵第九师雄鹰团团长征树荣烈士。临出发前,母亲写了一份父亲战友的名单,让我们去打听这些人是否健在。如果有健在的,让我们一定代她去看望。

一

我和丈夫从烟台乘车到青岛坐飞机,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三亚凤凰机场。尽管北方已是冰天雪地,但三亚却温暖如春,尤其是高速路边,那一树树木棉花开得正烈。炽热的红色,仿佛要燃烧整片蓝天,又像是无数个等待诉说

的故事。父亲工作过的军用机场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故土,是我的出生地,也是父亲战斗、生活和牺牲的地方。

到达机场后,驻地负责人和十多名军人早已在大门口等候。寒暄、握手之后,我们有说不完的话,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军人吧。在机场的军史馆,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年轻时驾驶战机出征的照片,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因海空卫士王伟烈士而闻名全国的“雄鹰团”有着光荣的传统,他们日夜守卫着祖国的海上领空南大门,有不少战斗机的飞行员在不同时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午饭后,在两位负责人的陪同下,我们循着记忆中的军营路线,走过父亲曾经奔跑过的飞机训练场。

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,营区的面貌早已改变,木棉树愈发高大挺拔,虬枝峥嵘,花开如血。我爱三亚的木棉花,那傲然坚实的姿态像军人挺拔的身影,是我们心中光辉的代名词。站在树下仰望,满树红花在湛蓝的天幕上勾勒出刚劲的剪影,恰似父亲那永远挺直的脊梁。有风吹过,木棉花在枝头轻轻颤动,仿佛在诉说着那些不曾远去的往事。

木棉花开时是没有叶子的,光秃的枝干上直接迸发出火焰般的花朵,带着一种决绝的美。它们从不零星飘落,要落便是整朵坠落,“啪”的一声砸在地上,保持着盛开的姿态,像极了不愿低头的勇士。这多像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啊——要活就活得热烈,要牺牲也牺牲得壮烈。木棉花朵坠落时的声响,沉重而坚定,像是命运之锤敲打在时光的鼓面上,每一声都在心湖中激起无尽的涟漪。

沿着部队营区的小路,我终于找到了曾经住过的二层楼房。尽管房屋几经易主,白墙已被岁月染成斑驳,门上的春联却依然鲜红,像是执意要守住最后一丝烟火气。

从屋里走出来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得知我们的来由,立即将我们迎进门内,热情地为我们泡茶。屋内的陈设,把我带到了难以忘怀的童年岁月。我驻足门前,仿佛看见父亲正从屋里走出来:一身笔挺的军装,帽檐下的

眼睛炯炯有神,仿佛能穿透最浓重的雾霾。他蹲下身,张开双臂,将飞奔而来的我高高抱起,用硬硬的胡茬蹭我的脸蛋,笑声惊起了屋檐下的麻雀,那笑声爽朗如阳光洒落林间,至今仍在记忆深处回响。

二

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黄昏,母亲下班后总是在灶间忙碌,炊烟袅袅升起,父亲经常抱着我坐在门前的石阶上,指着天空,告诉我哪是织女星,哪是北斗星。他的手指向苍穹,声音沉稳而充满力量。那时我还是六七岁的小女孩,听着父亲有力的心跳,觉得父亲的胸膛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,能抵挡世间一切风浪。

记忆中父亲性情和蔼,但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。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:如果犯错就罚站一个小时。父亲当过团长,也当过师参谋长,他爱惜人才,一生有二十五年都在飞行岗位上打拼:食堂里,他总是和飞行员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,笑声常常感染整个饭堂;训练场上,他手把手地教新兵操作要领,耐心如春风化雨;深夜里,他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,不是在研究飞行方案,就是在批阅文件,那盏灯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,守护着整个军营的安宁。母亲常说:“你父亲啊,把整个心都掏给了部队。”他的心血如同木棉花的红色,浸润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
父亲的经历十分传奇。1934年2月,他出生在山东莒县沂蒙山区一个贫苦农家,从小给地主放牛、放羊,山风塑造了他坚韧的品格。1946年陈毅、粟裕率领部队进驻沂蒙山。一天,十二岁的父亲听说解放军要到村里招兵,连家都没回,放下鞭子跟着部队就走了,这一走就是一辈子。后来,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爷爷奶奶说父亲去当兵了。据说,与父亲一起去参军的9个人就剩下了他1个,其他的都牺牲了。

由于年龄太小,他只能负责送信,当了一名小通讯员。淮海战役时,年仅十四岁的父亲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传递情报,已显露出军人的胆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部队推荐这个“红小鬼”去上学,他硬是凭着刻苦努力考上了“长春航校”(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),从此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,就像雏鹰终于找到了属于它的苍穹一样,从此成为一名解放军空军战斗机飞行员。

从航校毕业后,父亲辗转从大连、山海关、烟台莱山等地的机场转到了海南岛的机场。那时的三亚还是个荒凉的小渔村,条件极其艰苦,但父亲眼中的南海碧波如镜,是他梦寐以求的蓝天战场。从中队长、大队长、副团长、师射击室主任再到团长、师参谋长,父亲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。他常说:“三亚是祖国的南大门,守好这里,就是

守好祖国的蓝天。”

1978年12月,木棉花开得格外热烈,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。那时我们兄妹四人,最大的十六岁,最小的我才九岁,整日里在营区奔跑嬉戏,捡拾落下的木棉花,让母亲给我们煲汤喝。谁能想到,灾难正悄悄逼近那个看似平常的早晨。

三

那天早晨,天蒙蒙亮。父亲比往常起得都早一些,他穿好衣服去操场跑操。回来时,母亲煮好面条,盛到一个大瓷碗里。“趁热吃吧。”母亲递过筷子,目光温柔,“今天还要试飞新机型?”父亲接过碗,抬头对母亲笑了笑,那笑容比往常更加温暖,却也更加复杂,像是蕴藏着千言万语。许多年后,母亲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笑容——温暖中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眷恋,那眷恋如此深沉,仿佛要将母亲的模样永远镌刻在心底。

父亲吃完面,拿起军帽走向门口。突然,他转过身来,目光深深地将这个家巡视了一遍,那目光轻柔如羽,却又沉重如山。

我一辈子也忘不了,1978年12月2日那个下午的五点钟,我放学了,我们兄妹四人正在和母亲包包子。面和得软硬适中,白胖胖的面团发酵得正好,在盆里散发着淡淡的麦香。馅料调得香味扑鼻,猪肉白菜馅的鲜美气息弥漫在整个厨房。大哥、二哥负责擀皮,面杖在案板上欢快地滚动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;我笨拙地学着母亲的样子包包子,虽然形状歪歪扭扭,却饱含着孩子们的认真与快乐。母亲看着我们,眼角漾开细细的笑纹。

突然,一阵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响起,像是不祥的鼓点,敲碎了这温馨的泡沫。敲门声如此突兀,如此急促,仿佛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威严。哥哥去开门,门外站着我们熟悉的几位叔叔,他们神情凝重。空气瞬间凝固了,母亲手中的包子皮掉落在地,面粉像雪花般散开。

母亲被请到一边谈话,我们看到她的背影微微发抖。阳光依旧明亮,却突然变得冰冷而刺目。厨房里的蒸汽还在升腾,像是一缕缕哀愁,缠绕在每个人的心头。忽然,母亲的身体晃了晃,像是风中残烛,幸好被及时扶住。那个总是挺直脊梁、笑对生活的母亲,在那一刻显得如此脆弱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,父亲在试飞新机型战斗机时发动机突发故障,原本他完全可以跳伞求生,但为了避开地面的居民区,硬是操纵着失控的飞机多坚持了五分钟,最终坠毁在机场外的大山里。

那五分钟,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军人的担当。就像木棉花坠落时那般决绝。他以最壮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,用生命在蓝天上划下了最后

四

的轨迹。飞机失事的那天晚上,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来到了父亲失事的现场,同100多名官兵一起,打着火把找到了父亲的部分遗体残骸和没有燃烧完的皮衣、皮靴……

夕阳西下,我与丈夫并肩走在营区的林荫道上。落日的余晖给木棉树镀上一层金边,有花朵不时坠落,沉重而完整,保持着盛开的姿态。我俯身拾起一朵,花瓣厚实,花蕊坚挺,像极了父亲那颗永远跳动的心。这朵花在我手中,仿佛还带着阳光的温度,一如父亲当年的怀抱。

海风拂过,树影婆娑,沙沙作响,像是无数个灵魂在低声诉说。我仿佛又看见父亲穿着飞行服,从路的尽头走来,阳光在他的肩章上跳跃,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他微笑着,目光温暖而坚定,一如多年前那个早晨。

木棉花开了又落,落了又开。时光带走了很多,却带不走记忆中的温暖与坚守。

父亲,我想对您说:“母亲在您去世那年才44岁,是一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拥有广州工业大学学历的助理工程师,她为了我们兄妹四个没有再改嫁,换了多个岗位,先后多次被评为“三亚市劳动模范”和“山东省十佳兵妈妈”。

“您知道吗?母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对您忠贞的人,您牺牲后的12年时间,她一直把您的骨灰放在家里,守在身边。您没有离开过我们,您的灵魂就在家里。直到后来大哥和我调动工作,分别到了青岛、烟台,妈妈才把您的骨灰安葬在胶东革命烈士陵园。三年前,央视一套播放的电视剧《海空雄鹰》,是依照您和您战友的原型塑造的形象,您的大型照片多次出现在电视剧中,多家电视台还对母亲进行了专访。

“母亲含辛茹苦、精心地培养和养育着我们兄妹四人。40多年来,母亲一直保持着您生前每周末开家庭会议的良好传统,即使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,这个传统仍在坚持。我们没有辜负您和她的期望,兄妹四人全部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和军校,并且事业有成。至今,我们工作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们是烈士的后代,我们没有给您丢脸。

“父亲,四十七年时间,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我们强大的海军、空军,时刻守卫着祖国的海疆和边防,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中国的权利和利益。您可以放心了。”

每当木棉花开,我都会想起父亲。他就像三亚的木棉,生时热烈绽放,落时整朵坠落,从不零落成泥。他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,也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永生。

木棉树的年轮里,一定镌刻着父亲的故事;南海的波涛中,永远回荡着父亲的誓言。